

山石叢書

國史紀聞^上

[明]張銓 撰 [明]張道濬 訂 [明]徐揚先 校
田同旭 趙建斌 馬艷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山右叢書

山右歷史文化研究院 編

國史紀聞_上

[明]張銓 撰 [明]張道濬 訂 [明]徐揚先 校
田同旭 趙建斌 馬艷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史紀聞 / (明) 張銓撰; 田同旭, 趙建斌, 馬艷
點校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6
(山右叢書)
ISBN 978-7-5325-8869-5

I. ①國… II. ①張… ②田… ③趙… ④馬… III.
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明代 IV. ①K248.0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123784 號

國史紀聞

(全二冊)

山右叢書

(明) 張銓 撰 (明) 張道濬 訂 (明) 徐揚先 校
田同旭 趙建斌 馬艷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00×1000 1/16 印張 40.5 插頁 4 字數 490,000

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800

ISBN 978-7-5325-8869-5

G·688 定價: 15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目 錄

點校說明	一
序	徐揚先 三
自序	五
國史紀聞卷一	七
國史紀聞卷二	四四
國史紀聞卷三	一〇五
國史紀聞卷四	一八一
國史紀聞卷五	二二一
國史紀聞卷六	二八三
國史紀聞卷七	三三五
國史紀聞卷八	三七〇
國史紀聞卷九	四〇一
國史紀聞卷十	四三五
國史紀聞卷十一	五一三
國史紀聞卷十二	五八二
附錄	六四六
《國史紀聞提要》	六四六

點校說明

《國史紀聞》十二卷，又名《皇明國史紀聞》，明張銓撰。

張銓，《張忠烈公存集》已著錄。事迹具《明史·忠義傳》與光緒《沁水縣志》卷八《人物》。

《國史紀聞》成書於萬曆三十八年庚戌，至天啓四年甲子始刊行。原書藏揚州圖書館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1997年齊魯書社影印。

《國史紀聞》之紀年，起於元朝末帝元順帝之“壬辰，元至正十二年，高皇帝起兵濠州”，迄於明武宗末年之“辛巳，正德十六年春正月，上還京”。此年三月丙寅，明武宗駕崩，“夏四月，興世子至京，即皇帝位”，即嘉靖皇帝繼位，凡一百六十九年。但據張銓之子張道濬《續國史紀聞》序：“先忠烈昔候臺命，作《國史紀聞》，蓋自開國訖武廟止矣。其永陵以來，覲揚之概，業屬艸，以殉遼難，失去。余念鴻業之代興，傷遺緒之中佚。於是搜廣牒，翻邸報，合五朝，凡百有六年，以續其後。”因知張銓《國史紀聞》，在正德朝之後的嘉靖朝還有記載。因張銓死於遼東，其書稿遺失未傳。張道濬繼承父志，“先忠烈初命筆，寧簡毋贅，寧覈毋誑，余守此義，不敢廢焉”。遂從嘉靖朝寫起，共四十六年，再隆慶朝七年，再萬曆朝四十八年，再泰昌朝一個月（以一年計），至天啓四年，“合五朝，凡百有六年，以續其後”，遂成《續國史紀聞》。

《國史紀聞》與《續國史紀聞》幾乎涵蓋了明朝全部歷史，“是則二祖、列聖培植之餘澤，以光於五朝，傳諸信史者也”。可惜《續國史紀聞》未見傳世，不成全璧，誠為遺憾。

本次整理即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天啓四年刊本爲底本。各卷卷首所題“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”、“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”、“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”等，今皆刪去。

序張忠烈《國史紀聞》

臣揚先昔令劍江，忠烈適持斧而臨，望之則豐頤廣額，赤顏漆髯，屹然巨人也。是秋，典文闈，臣以往歲分較辭。迄武闈，臣佐較閱，獲親接罄^{〔一〕}咳，大都貞嚴凝肅之中，寓肫懇煦就之意，一時激揚，稱名直指。而臣奉職無狀，受知最深，謬以卓異荷留，遂于忠烈稱門下士。

方忠烈之感慨東事，新置大帥也，抗疏非之。未幾，一一如所云，舉朝神其識。神祖命往監軍事，忠烈不以臺資謝，單騎受代。于今上初年，臣已忝同臺。尺一纔通，而遼潰之報旋至，忠烈之慘旋聞。臣痛心欲絕，設位而哭而奠。首疏乞旌恤，奉有“查確議行”之旨。今被聖主恩顧至隆，凡天下知與不知，無不仰之爲忠且烈，而不知蓬萊山人之夢謫爲朝廷忠臣，則天而忠者也。大司馬早有隱德，大廷尉揚歷中外，懷冰茹蘖，猷遠功高，則又世而忠者也。即以忠烈一身，而上谷明恕，共戴祥刑，則忠于理；番商剔蠹，西隅晏安，則忠于役。立朝條上機宜，大指要先察吏。生平不喜黨附，加意表章名賢，則又忠于廟社，忠于人才。而當其應召闕下也，有限之居諸，或付之無窮之馳逐；即無營之株守，亦安寄其有用之精神？而忠烈一片忠肝，不忍清時虛擲，乘茲討論舊章，紀聞國史，芟稗官之浮夸，削野史之蕪陋，備尚書之記載，省諸家之龐雜，非剽時耳以爲目，非信群吻以爲筆。惜無餘暇，輯及世廟而後，然凡祖宗謨烈，朝政得失，士品端邪，邊計安危，一按牘而班班可考。此其忠已在萬世。殆得涑水、新安之遺意，而直欲接麟經之一脉者歟？後有修馬班業者，能不取材于斯也？

語云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睢陽之齒，可以吞賊，故應有不三復之記誦、不立稿之文章。常山之舌，可以舐血，故應有偉而重之碑頌，穎而厚之記銘。忠烈之處心積慮，莫非忠也。宜其所著詩與文，皆忠君愛國之淋漓，而忠臣烈士之梗概也，矧是紀也乎哉？然又非獨此也。大廷尉神明矍鑠，鼎譽蔚蒸，樞衡轉瞬耳。一旦以歸寧予告，南中相顧失倚。金吾文采翩翩，憤不共天，請師滅奴，請使屬國，請除戎器。諸季讀父書，俱綽有父風。

臣嘗歷沁陽，見其千巖插天，一泓亘地，氣鬱而蒼，景秀以文，嘆曰：“非地靈，不有人傑。”頃以病依子舍，緣門牆。世講嘗侍大廷尉杖屨，一步一趨，又嘆曰：“非是父，不有是子。有是子，又應有若孫。忠孝萃于一門，從古亦不數得。”臣故不爲國史贊而于紀之者三致意，以爲後世臣子取則焉。

天啓四年甲子季夏朔，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謹撰

校勘記

〔一〕“罄”，當作“馨”。

《國史紀聞》序^{〔一〕}

夫有一代之興，必有一代之史，所以述世紀迹、彰往信來也。古者有左、右史，朝夕人主之前，記言記動，嫩惡必書。春秋時，若晉之董狐、齊之太史氏，直書無隱，不畏強御，猶有三代之遺焉。秦漢而下，稱良史者，必推龍門、扶風二家，皆世習其業，纂集舊聞，爲力頗易。然而是非之公，已不能愜當世之口，則信乎史之難已。降是，史失其職，非諛則誣，著述愈煩，直道愈晦，惟涑水、紫陽可接麟經之脉。炎宋以後，史益蕪穢，觀者病之。

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，倥傯戎馬即設“起居注”，又命史臣直書，傳信後來，大公至正之心同符三代，度越季世遠矣。歷代相沿，珥筆之官，寢失初意，虛負編摩之名，未見紀注^{〔二〕}之實。即纂修實錄，藏在天府，外廷之臣無繇得窺，是以野史雜出，自國初以迨嘉、隆，無慮數十家。然或誕而失真，或略而不備，或錯亂而無章。惟先臣鄭曉《吾學編》，事核言簡，鑒裁精密，庶幾乎一代之良。惟時有避忌，“方技”、“佞幸”諸傳廢而不錄，未免有掛漏之憾，而體非編年，于兼總條貫之義，猶若謙讓未遑焉。

臣生長僻鄉，目不睹金匱石室之藏，耳不聆鴻儒耆碩之論，徵文徵獻，無所取衷。庚戌歲，以上谷理官被徵，候命闕下，閑居無事，因得討論國朝舊章。悉取諸書，置之几案，參校異同，披沙揀金，聚狐擇腋，更歷寒暑始竣。雖識鑒未當，謏淺少文，而是是非非，不敢違匹夫匹婦之公。其于二祖列聖^{〔三〕}之睿謨鴻烈、懿德豐功，頗能揚厲其萬一。至國家之大經大法，名臣之嘉

謀嘉猷，以及夫政事之張弛，人品之邪正，民生之休瘁，世道之淳澆，土宇之版章^{〔四〕}侵削，亦皆識其梗概。手錄成帙，藏之篋笥，以備遺忘，名之曰《國史紀聞》者，蓋得之傳述，而不敢據以^{〔五〕}爲信也。語曰：“百聞不如一見。”倘諸臣以聞悞臣，而併使臣以聞悞後人，則臣懼滋甚。若夫兼擅三長，網羅百氏，勒成一代之信史，尚俟^{〔六〕}夫後之作者，是編也，幸比于不賢之識小，以備采擇，此則區區纂集之意乎。

昔萬曆四十八禩孟夏中旬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張銓謹識

校勘記

〔一〕此文又見張銓《張忠烈公存集》卷二十七。

〔二〕“紀注”，同前作“經注”。

〔三〕“二祖列聖”，同前作“聖祖神宗”。

〔四〕“版章”，同前作“版章”。

〔五〕“據以”，同前作“遽以”。

〔六〕“尚俟”，同前作“崇俟”。

國史紀聞卷一

壬辰，元至正十二年，高皇帝起兵濠州。

高皇帝之先，江東句容人。宋季時，大父徙居泗，父又徙鍾離之東鄉。母陳氏，生四子，上最少。生之夕，赤光燭天，里中競呼：“朱家火起。”相率救之，及至，無有也。年十七，值旱疫，父母俱喪，乃入皇覺寺。逾月，僧乏食，散遣其徒，游四方。上西遊合淝，歷光、固、汝、潁^{〔一〕}，凡三年，復還皇覺寺。時元政不綱，四方兵起。潁州劉福通、蕭縣李二、羅田徐壽輝等，各擁衆數萬，剽掠郡縣。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，攻陷濠城，據之。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，憚不敢進，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。百姓皆恟恟，相煽動，不自安。上乃入濠城，門者疑以爲謀，執見子興。子興見上狀貌異常，遂留置帳下，以所育馬公女妻之，日益親信。

十二月，趙均用入濠州，據之。

李二爲元丞相脫脫所敗，遁去。其將趙均用、彭早住率餘衆奔濠。二人本以窮蹙來歸，子興反屈己下之，事皆稟命，遂爲所制。脫脫命賈魯追均用等，圍濠城。均用與子興極力拒守，會魯死，兵解去。均用、早住遂據濠州。

癸巳五月，張士誠起兵，據高郵。

士誠，白駒場亭民，及弟士德、士信舉兵，陷泰州，殺參政趙璉，遂據高郵，自稱誠王。

高皇帝取滁陽。

濠城，自元兵退，軍士多死傷。上乃歸鄉里，募兵得七百人。鳳陽人徐達，沉雄有智略，與耿再成、郭英等皆來歸。時，

彭、趙二人馭下無道，所部暴橫。高皇帝察其無成，乃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，以計取驢牌寨民兵，得壯士三千人。率之而東，襲破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，降其民兵七萬。南略滁陽，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。與語，悅之，留置幕下掌書記。遂與俱攻滁陽，下之。趙均用遣人邀帝，使守盱泗，辭不往。未幾，早住死。均用獨據濠州，子興乃率所部歸滁。

乙未正月，取和陽。

滁城乏糧。高皇帝謂子興曰：“固守孤城，非計。今欲謀所向，惟和陽可圖。然其城小而堅，可以計取，難以力勝。”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犒軍。耿再成將兵繼後，相距十餘里，俟天祐兵薄城，舉火爲應，再成即鼓行而前，天祐兵從他道就食，誤前約。再成候之，過期，率衆直抵城下。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迎戰。再成不利，中矢走，衆潰。會日暮，天祐始至，急擊之，追至門，奪橋而上，登城大呼。也先帖木兒夜遁，天祐遂據其城。子興聞再成敗，急屬帝將兵，率徐達等進至和陽，始知天祐已破城矣。帝入，撫定城中，悉還所掠婦女，和人大悅。子興屬帝守和陽。適有讒帝于子興者，子興亦忌上威名日著，自滁來，欲奪其軍。未幾，遂卒。上俱統其衆，常遇春、鄧愈等皆來歸。

六月，攻太平路。

高皇帝謀渡江，患無舟楫。時，俞通海、廖永忠各擁衆據巢湖，張德勝亦結水寨自保，皆問道來附，上喜曰：“吾事濟矣。”遂帥舟師，攻元蠻子海牙于峪溪口，大敗之。諸將欲直趨金陵，上曰：“采石，南北襟喉。得采石，金陵乃可圖也。”乃引舟渡江。廖永安請所向，上曰：“采石大鎮，其備必固。牛渚磯，前臨大江，彼難爲御，攻之必克。”乃引帆向牛渚，及岸，常遇春

奮戈先登，諸軍繼之，鎮兵驚潰，遂拔之。緣江諸壘，望風迎附。即率衆向太平橋，急攻，拔之。總管靳義赴水死，完者不花等遁去。耆儒李習、陶安等，率父老出迎。安見上，謂習曰：“龍姿鳳質，非常人也，我輩有主矣。”上之發采石也，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，比入城，即張之。士卒欲剽掠，見榜揭通衢，皆愕然不敢動。一卒違令，即斬以徇，城中肅然。

上召陶安、李習與語時事。安曰：“方今四海鼎沸，豪傑並爭。攻城屠邑，互相雄長。然其志皆在子女、玉帛，非有撥亂救民、安天下之心。明公率衆渡江，神武不殺，人心悅服。以此順天應人，而行吊伐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上曰：“吾欲取金陵，何如？”安曰：“金陵，古帝王之都，龍蟠虎踞，限以長江之險。若取而有之，據其形勝，出兵以臨四方，何向不克？”帝大悅，由是禮遇安甚厚，參幕府事。改太平路爲太平府，以李習知府事。分兵攻溧陽、蕪湖，皆下之。

十二月，我師攻集慶路，不利。

初，元蠻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江，閉姑熟口。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野先，以衆數萬來攻太平。上遣徐達等迎戰，復命別將潛師出其後夾擊之。野先腹背受敵，遂被擒。上釋不殺，命以書招其部曲皆來降。野先復欲脫歸，有以其謀告者。上曰：“吾久知其不誠。然殺之，恐失豪傑心。”乃召，謂曰：“人各有心，從元從我，任汝所適。不相強也。”縱之還。野先既歸，收餘衆屯板橋，陰與元福壽合。時，上將攻集慶。野先謬爲報，曰：“集慶城三面據水，地勢險阻，不利步戰。莫若進兵，南據溧陽，東擣鎮江，據險阻，絕糧道，可不攻而下也。”上知其詐，報之曰：“歷代之克江南者，晉之殘吳，隋之平陳，曹彬之取南唐，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，故須會集舟師，始克成功。今吾渡江，據其上游，彼之嚆噓，我已扼之，正宜乘時進取，奈何舍全勝之策，

爲迂迴之計耶？”野先得書，知其計不行，遂叛，與元福壽合兵，拒戰于秦淮水上。我師失利，張天祐戰死。野先追襲我軍于漢陽，經葛山鄉，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其反覆，以計襲殺之。

丙申二月，我師攻蠻子海牙於采石，大敗走之。

蠻子海牙復率舟師扼采石，阻絕南北，欲伺間攻太平。上率常遇春等擊之。時，元舟聯絡江上，勢甚盛。乃令遇春設疑兵，以分其勢，而以大兵薄之。戰既合，遇春率舟師衝其中，敵分爲二，我師左右縱擊。自辰至午，敵大敗，俘獲萬計，盡得其舟艦。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。

三月，克金陵，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。

陳野先既死，其子兆先統其衆，屯方山，與蠻子海牙相犄角。上命廖永安、馮國用攻兆先，擒之，盡降其衆。擇壯士五百人，置麾下，多疑懼，不自安。上覺其意，至暮，令人衛，屏舊人于外，獨留馮國用卧榻旁，酣寢達旦。五百人者感上推誠，皆願效死。進兵集慶，馮國用率麾下先登陷陣，敗敵于蔣山，直抵城下，拔柵兢進。福壽督兵力戰。或勸之遁，壽叱而射之，搏戰不已，遂爲亂兵所殺。平章阿魯灰、參政伯家奴皆戰死。獲其御史王稷等三百餘人。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。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。上入城，召父老，諭之曰：“元失其政，兵戈並起，生民塗炭。吾率衆至此，爲民除亂耳。宜各安職業，毋懷疑懼。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，吾禮用之。舊政不便者，吾爲汝除之。”於是，城中軍民更相慶慰。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。錄用儒士夏煜、孫炎、楊憲等十餘人。嘉福壽之忠，以禮葬之。

克鎮江。

上命徐達將兵取鎮江，戒之曰：“吾自起兵以來，未嘗妄殺。汝當體吾心，戒戢將士，城下之日，毋焚掠，毋殺戮，犯者處以

軍法；縱之者，罰無赦。”達頓首受命。進攻鎮江，克之。號令嚴肅，城中宴然。遂分兵下丹陽、金壇諸縣。改鎮江路爲江淮府，以達與湯和守之。

六月，克廣德路。

鄧愈等攻廣德路，克之，改爲廣興府，以愈鎮守。

七月，高皇帝自立爲吳國公。

以元御史臺爲公府，置江南行中書省，以李善長爲參議，湯和攝樞密院事。

我師攻常州，獲張士誠，斬之。

初，上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。士誠拘留，不遣，尋以舟師攻鎮江。徐達等敗之于龍潭。上使諭達曰：“士誠起于負販，譎詐多端。當速出軍，攻毗陵，先發制之。”于是，達帥師攻常州，進薄其壘。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。達謂諸將曰：“士德狡而善鬪，使其勝，勢不可當，當以計取之。”乃去城十八里設伏，以待命。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，達親督師與戰。鋒既交，均用鐵騎橫衝其陣，陣亂。士德走，遇伏，馬蹶，爲先鋒刁國寶所執。士德梟鷲有謀，既被擒，士誠氣沮。上欲留士德以誘致士誠，士德間遣書其兄，使降元，乃斬之。

十一月，張士誠援常州，徐達等擊敗之。

士德被擒，士誠懼，遣其下孫君壽奉書請和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、黃金五百兩、白金三百斤。上復書，數其開釁召兵之罪。士誠得書，不報。徐達圍常州，久不下。上復益兵二萬圍之。會義兵元帥鄭僉院叛降士誠，士誠挾鄭僉院攻徐達壘。達勒兵與戰，常遇春、廖永安、胡大海來援，內外夾擊，大破之。擒其將張德，餘軍奔入城。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，拒守。達進師，圍之。城中益困。

丁酉二月，取長興。

三月，克常州。

初，常州兵少食足，故堅拒不下。及叛兵入城，軍衆糧少，不能自存。我師攻之益急，呂珍宵遁，遂克之。改爲常州府。

夏四月，克寧國路。

徐達、常遇春率兵攻寧國。元守臣別不華、楊仲英等拒守，久不下。遇春中矢，裹創與戰。上親往督師，命造飛車，編竹爲蔽，數道並進。仲英不能支，開門降。百戶張文貴殺妻子，自刎死。擒其元帥朱亮祖，得軍士十餘萬。于是，太平、旌德、南陵、涇縣、青陽相繼皆下。

六月，取江陰。

上命趙繼祖等取江陰。張士誠兵據秦望山，以扼我師。繼祖引兵攻之。會大風雨，士誠兵潰，我師據其山。翌日，進攻城西門，克之。江陰去姑蘇僅百餘里，控扼要害，自失江陰，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而上矣。

七月，取宜興、常熟、績溪。

取徽州。

胡大海等進兵徽州。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，大海擊敗之，遂拔其城。訥等退走，欲守遂安。大海追及白鶴嶺，復擊敗之，訥自殺。大海進攻婺源。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，欲復徽州。大海還師與戰，敗之。婺源帥汪同、黟縣尹葉茂、祁門帥馬國寶俱以城降。

九月，取武康。

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，并其軍。

友諒，沔陽漁人子，嘗爲縣吏，不樂。壽輝兵起，仗劍從之，爲簿書掾^{〔二〕}。尋領兵爲元帥。見倪文俊專恣，心不能平。

至是，文俊謀殺壽輝，不果，奔黃州。友諒因襲殺之，并其軍，自稱平章，壽輝不能制。

十一月，克池州。

常遇春率廖永安等，自銅陵進攻池州，帥舟師直抵城下。自辰至巳，破其北門，遂克之。

克揚州。

初，張明鑑聚衆淮西爲亂，逐元鎮南王孛羅普化，據揚州，日屠城中居民爲食。上命廖大亨攻之，明鑑等不能支，遂降。得其衆數萬。改爲淮海府，以耿再成守之。籍城中居民，僅餘十八家。

十二月，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。

玉珍，隨州人。初聞徐壽輝兵起，集鄉兵，結柵自固。未幾，降于壽輝。及倪文俊陷川蜀，令玉珍守之。至是，文俊死，玉珍遂據成都，蜀中郡縣皆附之。

戊戌正月，克婺源州。

二月，以康茂才爲營田使。

諭之曰：“比因兵亂，隄防頽圯，民廢耕耨，故設營田司，專掌水利。今軍務殷煩，用度爲急。理財之道，莫先于農，故命爾分巡各處，俾高無患乾，卑不病澇，務在蓄洩得宜。大抵設官爲民，非以病民。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，迎送奔走，所至紛擾，無益于民，而反害之，非副任使之意。”

三月，克建德路。

鄧愈等攻建德，元參政不花棄城走，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。楊完者遣兵來攻，愈復敗之。

六月，取浦江。

九月，元江浙同僉員成來降。